



山陽遺稿文

一

漢書

~ 16  
3266  
1



門 八 16  
號 3266  
卷 1

天保辛丑新鐫

山陽遺稿

文詩

書林 五玉堂藏





題山陽遺稿



往時子成脩外史。予一日酒間謂之曰：大  
 業也。古人云：才學識，缺一不可。而僕以  
 為識居先焉。人皆稱君以才學，僕則蒙服  
 君之識也。子成問其故，曰：從來學者，非無  
 志於史學。然多詳於漢，而畧於我矣。君乃



用全力於國史。誅姦發德。使人耳目一新。不能不傳誦焉。非是識超於人哉。子成欣然。因論焉。曰。士君子處世。不可無識。且就先賢論之。若明于忠肅。能扶景泰。擊却也。先回英宗於絕域。大功無比。乃不相時而退。遂取磔禍。非識不足耶。王文成則當世

宗議大禮。喏然不對。門人之問。蓋以不關國家之安危。而徒致紛擾也。非有識乎。吾刻苦立言。以為學者之事畢矣。然非德行。無以進於聖賢之道矣。兄涉百家。而能守洛閩之平實。亦可謂有識矣。曰。相視而笑。引滿酬酢。各言所欲言。而別矣。子成委化

己八年。追懷往事。恍如昨日。以今思之。所  
貴乎識者。以其無才學也。其人若于忠肅。  
王文成。而後識之深淺。可議矣。若余則既  
不能有發明於經術。又不能有卓立於行  
事。子成之許可。亦故者毋失其為故耳。子  
成史筆如馬遷。論事如賈陸。然猶自視歛

然。謂聖賢之道。不在此矣。嗚呼。其於才  
學與識。何如也。頃者其門人將刻遺詩文  
若干卷。使余序之。詩則於其詩抄。既悉之  
矣。若文之雄偉奇特。則天下人。知之。其  
傳不待刻。亦不待序也。子成著書。外史  
之外。有通議政紀諸編。此稿所輯。特其緒

餘耳。然使他人有之。足以成一家。不亦盛乎。昔者羊曇為謝安所知。安亡後。偶醉過西州門。不覺慟哭。今睹子成遺稿。有偶過西州之感。因書生前所與相語者。使置之卷首。天保辛丑五月。筱崎弼撰并書。



山陽先生遺稿目錄 文

卷之一

書

荅古賀溥卿書

荅小野泉藏論詩律書

上菅茶山先生書

荅日野亞相公書

上樂翁公書

卷之二

論

陳平周勃論

七國反漢論

趙廣漢論

東漢政歸臺閣論

荀彧論

鄧艾鍾會論

王猛論

唐太宗論

斐度論

李德裕論

宋論

趙普論

張浚論

大江廣元論

北條氏修禪學論

卷之三

傳

節女阿正傳

阿雪傳

百合傳

高山彥九郎傳

古川翁傳

碑

廣邑新墾碑

西大寺新作石門碑

玉堂琴士碑

大塚鳩齋墓碑銘

箕浦東伯墓銘

卷之四

碑

北村孟溟墓碣

小野櫟翁墓碣

廣江殿峯墓碣

渡橋翁墓碣銘

大倉翁墓銘

漆谷翁退筆冢銘

楠部子春墓碣銘

北條子讓墓碣銘

巖山子文冢銘

卷之五

記

管公畫像記

登登行菴記

登登泛菴記

黃葉亭記

夢硯樓記

移山亭記

歌聖堂記

挹翠園記

招月亭記

鳩居堂記

卷之六

記

松窻記

超然樓記

如斯亭記

上田氏松樹記

理窟記

桃源石記

小赤壁石記

長古堂記

桐陰茶寮記

竹樓記

涉成園記

鴻雪處記

鏡背輿圖記

卷之七



記

耶馬溪圖卷記

笑社記

象墜記

九霞樓記

無邊風月樓記

簡齋記

鎮海園記

萬象園記

遊騁樓記

石香齋記

卷之八

序

送大原雲卿序

送珉山禪師赴鎌倉序

送大河原世則歸薩序

記

送小田廷錫序

送山根子慎序

送齋藤生從父東游序

三國志演義序

古詩韻範序

鐫刻陶說序

土佐日記新解序

卷之九

序

近世叢語序

經典穀名考序

新刻曾茶山詩集序

新刻林和靖詩集序

孫子管闕序

續八大家讀本序

拙堂文話序

如亭遺稿序

官暇漫吟序

梁星崑西征詩序

卷之十

序

續米庵墨談序

招月亭詩序

紀元畧序

新刊容齋隨筆序

高江村集鈔序

管茶山翁遺稿序

雜著

祭樂翁公文

狗說

捕雀說

鷹說

貓狗說

蠟燭說

羽二重說壽猪飼翁

牧晦文吉名字說

中川祿郎名字說

跋世張夢卷

書子常詩卷一首

跋獨立真蹟卷

書頤素堂詩鈔後

書新田楠菊池足利今川書

古卷後百正首

澄泥硯銘為木膜子簡

畫像自贊二首

通計百二十一首

山陽先生遺稿目錄 詩

卷之一 丙戌

古今體六十二首

卷之二 丁亥

古今體百五首

卷之三 戊子

古今體六十二首

卷之四 己丑

古今體百七首

卷之五 庚寅

古今體七十六首

卷之六 辛卯

古今體七十八首

卷之七 壬辰

古今體四十首

拾遺

古今體六十六首

通計五百九十六首

附錄

山陽先生行狀

行狀五百六十六首

古今體六十六首

詩

古今體四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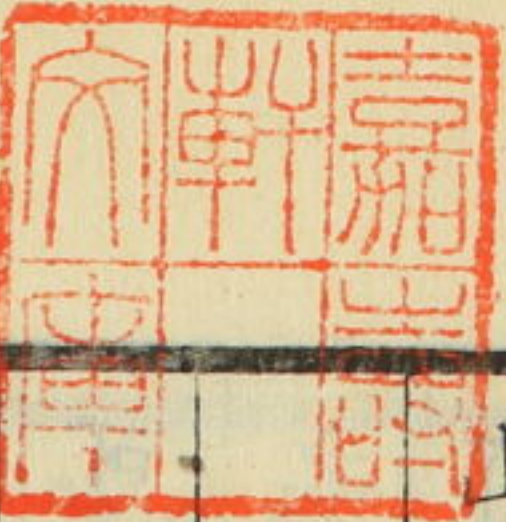
詩

古今體十八首

詩

古今體十六首

山陽先生遺稿目錄終



山陽遺稿卷之一

書

荅古賀溥卿書

襄白溥卿足下、嚮從駕東役、辱問家公、因得相見、又辱賜書、當速奉荅、而因循不果、幸勿見罪、蓋尊大人與家公有兄弟之誼者、誠如貴諭、而足下才識、又襄所夙慕嚮、相見、函卒、未盡志意、奉別之後、爽然自失、而公館偷閒、遺書而行、見其意氣、勤懇、一見相許、使襄盡言、無忌、襄焉敢有所隱伏哉、至揄揚之語、每讀之、愧縮不自容、若是者、襄所不

欲聞也。若夫所論儒習之陋，乃古今通患，而此閒爲甚。所謂抗傲之氣勝，而兼容之量乏，可謂深見時弊矣。襄嘗原習弊所由，其來遠矣。蓋西土以科第待士，士風雖輕躁，各得行其所學，本邦尚古，亦有選士之科，而中世以降，官視氏族，文儒限職，管右府之大用，當時以爲非常之舉。及至天下用武，唯藤原通憲大江廣元以事業著，其他寥寥無聞。廣元之爲廳使衛尉也，月輪氏議其非文家進途之例，可以見時情矣。至室町氏而後，封建成勢，等限益定，文學之用，非侍讀待問，則通信達志，與僧道卜祝獻技於人主前而已。慷慨之士，不能一展其手足，則寧放浪江海，跌宕

詩酒，一往而不返。否者，故立異言，鼓撼一世，以自快。世之君子，從而攻之，內相搏擊，其衛道之心，不如其好勝之心。適使武人俗吏，傍觀嗤笑，曰：六經爭論之資耳。於天下國家，毫無所益。閒或諮以治道，則其所陳列，往往不量情勢，不酌緩急，而終於不可用。是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足下以爲何如也。方今帥府藩國，竝稱右文，祭酒林公以大有爲之資，主海內學柄，諸老先生，左提右挈，務同道德，以資治化。凡儒臣之信於君相者，一言有補，澤被生民，誠志士自奮之秋也。溥卿足下，以名儒之胄，在幹事之職，來諭所謂年少才富，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者，僕以爲足下之謂

也異日一洗因襲之陋聞執天下俗士之口者非足下而誰乎近歲邊徼有警物情不安尊藩正膺方面之寄折衝禦侮固有待於文武之才足下其勉之襄弱冠亦有志經世之學好談兵謂功名可唾手取已而病故纏牽客氣盡消每思往事未嘗不汗背自知質弱才踈不適世用幸以繼家有人得優游自養管茶山先生以父執之故延襄其鄉塾使督生徒將黽勉以酬知己之意抑襄年已三十矣既不能克其家又不能報其國每對書經自顧忸怩海內交游之士謂襄何哉唯足下亮察之足下謬聞襄精於本邦制度史譜之學欲觀其所著襄豈精焉哉特好之云爾

如來諭所謂四窘襄身正備之矣而好之不已病廢以來以文墨自遣最慕賈生司馬子長所爲竊欲擬之嘗讀常藩大典苦其浩瀚又病室町後載籍紛沓難得要領因不自揣斷自源平氏以至於今代家別紀之爲外史二十餘卷又疏其治亂之槩制度之畧兵食刑法之沿革爲擬策三十餘篇自便於觀省非可視他人者家公志在經業裨國觀襄所爲爲空文無用不屑一覽相見之際辱見問及而不敢出者爲此也雖然傾瀉至此此瑣瑣者何必祕爲當竟乞正耳承足下亦有志於筆削而不果夫古人著書出乎不得已事業文章自有重輕足下爲其重者襄也爲

作耳  
也一

其輕者量力從事各得其宜也至曷僕自愛期以了天下  
未了之事又將為之解僭妄之嘲則雖襄所不敢當抑何  
拳拳之至此乎襄雖罷駑焉不自力顧恐不能副足下之  
望徒增天下之笑耳唯足下不弃而教誨之襄謹再拜

三十餘歲自勉於學非可欺於人亦非可欺於公志於學  
亦大難其計且之環備數之學共命所出之故軍威  
自辭職自感平人以至於今亦容以說之故代史二十餘  
藝大與苦其辭歎又歎室四鄰應難儲否職既  
以文墨自勉最慕實主臣其子身以成其志  
從來能勉勵四業廉食五鄰之笑而後之不已

文八 荅小楚泉藏論詩律書

襄頓首謹復泉藏足下嚮歸自西遊與足下論近體聲律  
因語在長崎所見聞以謂華音不足學八病不足拘以其  
在彼已廢歌唱也而強說之者古官驕人之具耳今來書  
下問以為雖舍華音八病而至排比平側猶不得不依舊  
律夫已廢歌唱而猶株守其律無為也才力之士別出手  
眼必有一種無罣礙之詩使僕備論之此疑非足下不能  
發僕不敢不為足下竭也蓋言語與世運相推移而聲調  
亦隨而變焉其間又有不復變者皆出於自然之勢也三  
百之變為騷與楚詞騷與楚詞之變為五七言五七言之

變爲律詩勢也。而五七言馴致於唐，其字句豐約之度，不復變移。律詩至今，其平側排比之法，不復變移，亦勢也。二者發於自然，而成於漸，非由人爲也。何者？五言昉於十九首，蓋係建元以後，雖然，此彼彼有屋簌簌，方有穀，已似漢人語。如「游子悲故鄉」五字，出於高祖「一時矢口」，亦十九首中名句也。七言雖初於柏梁，然「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多一兮字耳。其實七言也。至「飯牛歌」，全然七言矣。是其關紐漸開，非強之變可知也。律詩之非強變，亦猶五七言也。沈宋創新體，遂爲一代定制。如其因四聲立八病，徒設此險艱，以課進士，非後世所可必由，而其平

仄相雜，以便喉舌者，出於自然之節奏，非沈宋所能創也。如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四言而協聲矣。鶴鳴于九皋，老馬反爲駒，五言而協聲矣。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則七言而協聲著對矣。漢詩有自協平側者，建安乃似故意協之者。至齊梁五言，則全與唐律無辨焉。而梁陳間七言，亦多類唐人律絕者。如楊柳青青著地垂，四句爲陳人作，使不知而讀之，莫不以爲王建杜牧也。豈非亦所謂關紐漸開者哉？故彼約長篇爲八句，截八句爲四語，韻必用平聲，而句中亦連綿平聲，以穩順聲勢，皆節奏之自然者也。李嶠汾水秋雁一絕，黎園奏之，至使明皇流涕，其舊



為古風全篇流麗不甚聲牙必斷取廿八字因其平韻協聲者然後可被弦歌可以見耳然唐以後詩廢而詩餘興詩餘廢而歌曲出近體不復上絲竹矣而不諧其平側莫以便吟誦譬之和詞萬葉以前田峻紅女人人能之以其可歌也後世箏絃之詞歲新月更而所謂和詞獨為士大夫言志之具然三十一字之節成於自然不由於此不可以調風土雖異其勢一也故詩之有古風猶歌之有長短不齊者也其節奏未定也節奏已定矣而猶為之者以馳騁才情耳苟資諷詠非三十一字不可非近體不可夫宋以後不唱近體而歌詩餘矣然詩餘之按譜填字比近體

更嚴是知律之嚴所以諧音調故愈諧則愈嚴及其廢也人不見其諧而苦其嚴是所以生足下之疑也大抵言語聲調古簡而今繁古疎而今密隨世運之自然其變勢也其不變亦勢也知其所以可變則知其所以不可變使天地間本無此律而人忽造之則其傳必不能如是之久也譬如科舉初於隋而實出於漢魏考課刑律成於唐而實原於嬴何之法其後君相雖有絕異之才而莫之能易非勢而何勢也者一成而不復可移者也夫以李杜韓蘇之才自我作古何所不可乃不能不俯首就休文沈宋之束縛唯有古風一體可以拓裂尺幅縱橫自快而其用韻排

句亦有古來傳承之法存焉。雖數公必奉以周旋，可見此事非才力所能強變也。在漢土人且然，況在此方用彼之言語，以敘我之性情，模其聲調於髣髴影響之間，不得不依準其一定之矩矱。但就其矩矱中，必避其病之最可忌者，其故設險艱者，不必學可也。今之詩人，或泥其不必可學者，而犯其必可避者，是爲可咲耳。僕所識舌官稱解聲律者，亦不免於此。僕是以益知其說之不足信也。今且舍其耳而用其目，就唐宋明清諸集，逐句推驗，可以知彼所謂不可變之律，別自有在，非是之謂也。僕所見如此，唯足下擇焉。

別紙

後書見諭讀竹山翁詩律，兆見其以律喻和歌之比爲波和苟然，近體不足依準者，足下老於和誦者，宜有此疑也。然揣翁意，蓋以此論用韻有今古之別耳，非總言詩律也。足下不以辭害意而可，此書與近時武景文古詩韻範，皆考據精確，有大功於藝園者，不可不讀。足下讀二書而知詩之不可無法，讀僕之論而知法之出於自然，則思過半矣。

又

僕得明問，已竭盡其愚，而恐有罅漏，又周諏兩都諸友，獲

此數篇皆係稿本塗抹狼藉故淨錄爲一冊併往參而觀之足以相發也如其判徒詩樂府爲二與愚見微異如家父作誦吉甫作誦是主誦不主歌所謂專敘述者似可謂之徒詩矣然左氏衛侯使師曹爲孫蒯歌巧言之卒章遂誦之則詩可誦可歌不必區別也漢饒歌鼓吹似取民間詩非別製之故其中多與十九首相出入者魏人歌行亦與他離別應酬之作體裁不異唐製五七言律新翻度曲皆取於此既而截律之半以便歌唱如涼州伊州陽關柳枝皆是於是專以短律爲樂章如王昌齡李益每作一詩伶工爭購一樹春風萬萬絲爲樂天遣妾時所口占而樂

工奏之天子前皆近體徒詩也時以其篇章婉約音節清脆故被之絃歌非別有一種樂府也至如李杜歌行長篇學魏武薤露蒿里之意因古名而出新裁盤硬排募肆己所欲言非上之絲竹者徐師曾蓋視此等以爲有詩無聲之歌不知作者始無意於聲也至李之短律無不可歌者不獨清平調而後人詩餘取此入譜焉耳及宋後長短句盛行雖絕句亦不復唱歌矣故樂府律詩詩餘皆一物之盛衰變化者不可歧爲兩派也至於今日一齊皆爲可誦不可歌者矣要之詩本永言押韻協聲婉言而不直敘故誦而不歌亦可以陶寫性情自娛娛久歌行近體無施不

可而近體竟是詩本色就近體中七言斷句又其節奏大  
定長短合度者王漁洋以五七言截句為唐樂府以僕觀  
之似七言居多今人寫情敘景亦用廿八字而有餘不必  
抽黃對白拈斷髭鬚然後謂之詩也至於填詞雖華人苦  
其拘不作可也

又

音節諧否不待華音者本書已言之矣更有一證試取明  
清人評古詩者覽之曰某篇有調者我亦覺其有調曰某  
字不響者我亦覺其不響如袁倉山論群山萬壑赴荆門  
不可改群為千誦而味之信然非意有異全所爭音節而

已故詩之驚心動魂總在吟誦之際不必待細繹其義  
而涕已墜之是知聲音之道和漢無大異也假令浮切不  
差如譯家所言而歌以華音聞以邦耳是亦爰居鐘鼓何  
感情之有或者射的之喻似未察于此者况唐宋矩矱歷  
歷可按我之詩學未至茫昧如此乎

定長短合度者五言以五七言截句為最  
聖下如舟之體學本至誠相與此言  
應酬之直友香樓曲盡如木齋定此言此言  
而此言則至長快於音多則味則無大異  
山長結語之體心體無礙或如醉多言不  
必辭賦雖非其

之布止管茶山先生不之入平稟之出圖子管茶山

賴襄謹再拜白管先生座下日承尊諭藩議欲襄就官待  
以好爵重俸襄朽廢人也而蒙收錄焉不可不謂之知己  
者也覆而考之不知襄者矣襄唯不欲仕也是以在此使  
襄欲仕則有父母之邦在邦君仁恕捐舍細故加之推輓  
有人則使襄欲仕乎脩飾身言顧慮毀譽凡可以干祿者  
何不為也夫父母之邦義所當仕不得謂不欲之也而有  
所不能焉襄天質多病疎放為習不能整衣裳不能久坐  
不能屈伸不能時起臥不能從而入從而出至路阻囁嚅  
為不情之言以相應答尤所不能也饒令少忍或不異恆

人久忍之，則結畜其氣，無所發洩，必喪心病狂，身家兩敗，而無益於國，是亦何取於仕也？天下之士，誰不被其國恩？若襄則可謂最重矣。襄之家，非有先登斬首之功也，非有積日累歲之勞也，及家翁之身，遭遇右文，起布衣，上朝班，遂至忝師範之任，撫存待遇，無所不至，襄常見其感激思報，蹇蹇不解，為襄者，安可不竭力致身，以繼其志哉？抑人各有能，有不能，自量所能，要之於終，雖身之不列於朝，或足以圖尺寸之報，是襄所以燕息度年也。今乃顧通籍委贄於他邦，是胡為哉？使襄禽獸則可，苟亦人也，則何心處之？亦何面目以見天下之人乎？襄之出國，已誓於心，雖百

喙交說，斷斷乎不遷矣。不知襄者，亦曰彼不欲事於小也，襄特以其義耳，義已不可為，使有賀薩來聘，不就也。況其有所不能乎？有養鶴者於此，憐其病而不能蹠躩也，開籠放之，羽翮摧殘，飲於潦，啄於藻，或者欲收諸彩籠，飼以稻粱，而鶴不願也，出籠入籠，彼烏願乎？使雀甘於籠，則何必辭故主，辭故主以往，凌雲翬霄，皆其賜也。今襄亦將全其賜焉，至議使襄姑捨其姓，則不獨不知襄，乃不知先生所以畜襄之意也。果然，何以自稱於士林哉？夫人以好來，襄不以好報，必大傷其意。先生愛人憐才，量如江海，必不怒於盡言，是以冒昧至此。唯先生恕亮之，襄謹白。

*[Faint, illegible vertical text in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王公之比也。故陳野人不習禮節。如許野服出入。如其平生。則不敢不奉命。又請賜予之際。無類臣禮者。前後竝蒙許允。於是敢進。爾來頻奉警欵。得侍觴咏。果信人言之不虛。而時顧視同輩。皆衣服儼然。濟蹠進退。而襄獨頽放。言笑自如。歲時賜物。衆皆造門致謝。而襄不月。常恐致左右側目。竊罵。然知閣下諒其野性。以度外待之也。所以恃焉不顧。所謂人見朱門。吾如蓬戶者。閣下不唯容而不咎。眷顧歲加。屢辱知己之言。撫躬感激。以為難獲之遇。思所以報之。以為身無寸長。可圖裨補。獨有全吾不諂之節。以成其不驕之德。傳之後代。以為美談。或有畫日野公夜宴圖。

者滿堂衣冠中有亂頭粗服攜瓢挈童昂眉談笑者豈不可觀區區之心不爲同儕所察乃有今日之議夫欲使襄勉强修飾擎跽曲拳於閣下之前乎擎跽曲拳世不乏其人有一人焉而不擎跽曲拳在閣下何所損乎枉而行之非必難事獨惜閣下之容物不終而襄之直已有缺一舉兩傷何以報德雖黽勉一時不能常然則適足以重罪是襄所以終不頁非敢文過遂非也且因人言每每變節將何所不至閣下又烏用此無特操之士耶夫閣下與襄等爲文字飲結布衣之歡非講禮法也不然以無位無爵之匹夫與天子之輔相促膝飲酒禮乎此輩所云云何異於

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哉假設閣下在朝廷天下之將帥藩鎮有禮際不孫者而閣下降屈之則雖襄也將獻出位之言焉今一布衣齷生之失禮何有於閣下而掛之於齒牙乎况閣下未嘗以襄爲失禮也而此輩乃尤之豈謂其傲同列乎簡弃禮法野情相待文士常態皆謂之傲乎且凡所謂傲者有所挾也襄文章詞藝無一可挾假使有之乎襄亦嘗讀書粗知輕重矣持彫蟲之末技以爲可以傲人襄雖罷駑未如是之淺躁也或以爲閣下曲庇於襄而襄矜其殊遇乎則不唯不知閣下待士之意挾恩凌物奴隸常情耳曾謂士人而爲此乎抑朋友之誼見其可議何



不面加箴規而必陰譏彈之且熟視至今乃爲此言皆襄  
所不解也襄野人本無求於王公特感閣下之知遇鞭嬾  
策惰周旋至今今乃如此則閑雲野鶴何天不飛何必勉  
己所不能俯學都人士士之爲爲天下高人所鄙笑哉又無  
辭以謝於父母之邦也獨依戀於恩眷念遭逢之難再是  
以不能決然引去唯閣下裁之襄謹再拜

上樂翁公書

布衣賴襄謹再拜白少將樂翁公閣下襄嘗讀宋蘇轍上  
韓魏公書愛之以爲自昔進言於當世王侯者大抵有求  
而自售識者所醜獨轍偉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大川欲接  
其言貌以養己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  
雖然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人將疑轍之有求焉閣下今  
代之魏公也而勇退高蹈久處閑地使襄學轍所爲可以  
無嫌矣特貴賤懸絕不啻如轍於魏公則徒仰而心嚮之  
而已今茲尊嫡君侯膺幕命入朝謝大拜之  
恩襄伏在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郎吏帶閣下之命來就

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賜覽觀禮意殷勤愧悚交至夫襄不敢求於閣下而閣下求於襄襄之榮大矣復何所嫌而辭避乎雖未接警欵聞其詞命亦可以自壯於是忘其蕪穢出以納下執事又敢有所瀆告輒書稱史遷文有奇氣他日自作古史則論遷之疎畧輕信淺陋無識夫遷官太史總領天下文籍猶不免疎畧之譏况如襄以寒陋一書生獨力罔羅古今其不自揣而招大方嗤笑必也然少小嗜讀國乘每病常藩史之浩穰又恨其有闕至近代之事與夫隆治之所由非無先輩撰著又未有晰其端緒綜各家終始者於是私做遷史世家而加詳備斷自源平氏

至於今代閒以中興諸將及割據群雄關係治亂者家別紀之或錯而合之要覽其成敗盛衰之狀與臣屬謀戰忠邪之跡取其大體最明確者若夫博引旁搜辨折錙銖世自有其人以為非襄輩所及也至其義例蓋亦有貽淺陋之嘲者事繫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列將家而雜以雄長舉今代而稱謂論說如欠尊崇者是有自說焉夫右族迭興甲起乙什以成海宇之沿革而事不必關於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而其中貫以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大義所繫必用特書雖厠權豪於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署

題以見總屬而載之事實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  
今代稱謂則謹據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  
重按跡可知不敢私撰名號以贖今代而昧後世耳目閱  
首至尾睹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統合之所漸則今日  
無前之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敢喋喋頌贊使人疑  
其諛與溢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裏區區撰述之本意不可  
不為閣下一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著書取其  
簡約自便省覽始非謀公之世也所以引据剪裁皆成一  
家私乘之體至寫錄體貌又一倣古史不肖學輓近之文  
縵是以拮据二十餘年藏之篋笥未嘗示人今乃得閣下

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真意外之幸也襄雖無求於  
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載非經大賢之鑒識不足以保其  
傳也然苟得流傳不別今與後其損益於世道人心尤不  
可不加謹襄也病羸不能効力父母之邦况敢望有益於  
世然生遭此極盛之運以其庸陋之筆墨裨補萬一焉則  
不負為太平之民也蘇轍謂魏公苟以為可教而教之則  
幸矣閣下其亦有以教襄焉冒瀆尊嚴惶惧無已

山陽遺稿卷之一畢

山陽遺稿卷之二  
 以終於天下曰平時天下  
 賴襄子成著  
 論  
 陳平周勃論  
 世皆稱陳平周勃誅諸呂安劉氏漢之為漢二人之功也  
 余以為不然誅諸呂安劉氏者由於齊王與灌嬰也非平  
 勃之功也何哉齊王起兵入討呂氏平勃等議以灌嬰為  
 將伐之而嬰與齊連和夫齊號為強藩所謂東西秦也王  
 舉其全國聲諸呂之罪雖其心未必在於安漢而義聲足  
 以振動朝廷朝廷盡見兵附之嬰之手所恃以距齊者獨

一灌嬰而嬰乃連兵於外西嚮其鋒當是之時天下之勢內不勝其外雖三尺童子知內之必有變也於是平勃乃洵洵然謀助劉夷呂之計而平猶遲疑使勃試之勃又假朱虛之力纔能成事耳向使齊王不舉事舉事而灌嬰不與之和進擊而克則彼平勃者將晏然遂相諸呂不敢奮而誅之也何以知之初呂后之欲王諸呂也謀於平勃等夫以后之悍欲封則封而必問之者豈非恐天下之議已哉平勃佐高帝定天下天下所望以為重也誠使同辭抗之如王陵所對則后未必肆然行其志也唯其阿諛順旨逢迎其惡故后得以號於天下曰平勃亦可此議矣呂氏

之得權非平勃成之而何乎其後又聽辟疆乳臭之言使呂氏將南北軍則真授寇兵附盜鑰者矣由此言之平勃者可謂助諸呂危劉氏者也罪不容於誅矣其免誅者幸也彼無他其更事多變詐無恥務避就一己禍福而至於人之家國安否槩乎不經於心其欺呂祿入北軍倉卒決計皆迫於齊王灌嬰不得已而然耳非出其本心也夫以當時之勢雖無平勃呂氏不得不伏誅呂氏伏誅則高帝子孫不得不承統是必然而無疑者焉而平勃每有德色於文帝豈非所謂盜天之功者哉使文帝按實責情討其前罪則二人將何以對之吾故曰平勃者助諸呂危劉氏

而幸免於誅者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而七國反漢論

封建之於天下利害相半要制其勢如何而已七國反漢以誅晁錯為名漢誅錯謝之是七國為政而漢聽之也甚矣諸侯之難制也自古言封建之害者莫不舉此為證余獨謂封建之利因此而可見已當呂氏之危漢漢之將相大臣如周勃陳平皆媵阿附和莫敢支吾至齊王起兵入討遣灌嬰將重兵防之而嬰與齊連和於是平勃始聲義誅產祿產祿之誅非成於平勃也由於齊王也齊王以誅呂氏為名其實未必然七國之以誅錯為名其跡雖異其勢一也夫制天下之勢者使其內外相維本末相制然後

天下無傾覆搖動之患。漢之中葉以前，朝無權姦者，以諸侯鎮壓其外也。是封建之利也。獨恨其本末不相稱，故貽此禍害耳。高帝百戰有天下，欲傳之子孫，而子姪衆多，愛有所分，於是剖裂而封之，猶暴富之民分產諸子，而不知強其本宗。文帝入紹大統，而諸藩王皆有比肩接踵之心，動至驕傲不法，而漢不得不削之，削之輒反，莫足怪者。其禍出於高帝之制勢不盡善耳，不得曰封建之害如此也。七國反之後，漢之君臣徒知諸侯之爲害，而務削弱之，末日以太輕，本日以太重，是以王氏擅權於內，而天下莫復起而爭之者。當是時，使有外藩如齊趙吳楚，則必起兵內

向以誅王氏爲名，以破其膽，何姦之敢爲哉！唯其無強諸侯，是以坐移漢祚如此之易。猶家無支黨，而狡奴黠僕，無所顧忌，是亦不善制勢之過也。嗚呼！是豈獨西漢而已哉！吾恐後世有不察於勢，而徒防其害，以削弱之爲得計者也。故論之。

趙廣漢論  
漢宣之朝以能吏稱者莫若趙廣漢而以微罪誅死世皆  
為漢惜之余獨以為廣漢之死不足惜適可為漢賀耳夫  
廣漢者所謂徼以為知訐以為直者也初諂事霍光光死  
則伺知帝忌霍氏乃故索其家私酷破罌斬關以致達帝  
聽而帝善之是廣漢所以受知也及其以私怨殺榮畜為  
魏相所案則探相陰事欲以迫脅之突入相府捕鞠奴婢  
而帝惡之是廣漢所以受戮也故廣漢始以徼與訐起身  
亦終以此敗帝之惡之可謂知所惡矣始之善之則過矣  
帝何不思彼向事光者何以忽如此思而得之洞知其反

趙廣漢論  
漢宣之朝以能吏稱者莫若趙廣漢而以微罪誅死世皆  
為漢惜之余獨以為廣漢之死不足惜適可為漢賀耳夫  
廣漢者所謂徼以為知訐以為直者也初諂事霍光光死  
則伺知帝忌霍氏乃故索其家私酷破罌斬關以致達帝  
聽而帝善之是廣漢所以受知也及其以私怨殺榮畜為  
魏相所案則探相陰事欲以迫脅之突入相府捕鞠奴婢  
而帝惡之是廣漢所以受戮也故廣漢始以徼與訐起身  
亦終以此敗帝之惡之可謂知所惡矣始之善之則過矣  
帝何不思彼向事光者何以忽如此思而得之洞知其反

趙廣漢論  
漢宣之朝以能吏稱者莫若趙廣漢而以微罪誅死世皆  
為漢惜之余獨以為廣漢之死不足惜適可為漢賀耳夫  
廣漢者所謂徼以為知訐以為直者也初諂事霍光光死  
則伺知帝忌霍氏乃故索其家私酷破罌斬關以致達帝  
聽而帝善之是廣漢所以受知也及其以私怨殺榮畜為  
魏相所案則探相陰事欲以迫脅之突入相府捕鞠奴婢  
而帝惡之是廣漢所以受戮也故廣漢始以徼與訐起身  
亦終以此敗帝之惡之可謂知所惡矣始之善之則過矣  
帝何不思彼向事光者何以忽如此思而得之洞知其反



覆險狙之情，則將深惡而黜遠之，豈待榮畜事哉！且夫廣漢所稱爲能者，不過曰設術使豪民相仇，怨爲鉤距，發姦擿伏如神而已，是出於徼與訐之餘，奚足貴哉！漢自武帝文網深密，吏民彫弊，宣帝稍知變之，然不免爲聰察慘刻之君，而廣漢又以其徼與訐濟之，廣漢之受知，非社稷生靈之福也。其敗且死，豈不可爲漢賀哉！夫廣漢以其徼與訐陷人於機械術數之中，以此治民，則爲鉤距擿發，以此事上，則爲斬關突門，揣摩人主之意，苟得其當，則擊斷而不顧，豈亦非治世能臣亂世姦雄也！以宣帝之明，而猶不能不一墮其彀，使其不死，而事元成庸暗之朝，將無所不至矣。吾故曰：廣漢之死，可爲漢賀，不足惜也。

至矣。吾故曰：廣漢之死，可爲漢賀，不足惜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東漢政歸臺閣論  
東漢不任三公而歸政於臺閣論者非之余以為論者非也夫天下有權有勢權之所在天下趨之勢之所在天下畏之以天下之所畏而兼天下之所趨唯人君為然非人君也而并權與勢是僭亂所由生也西漢之初韓信黥布之徒皆據土地擁甲兵其力可畏高帝不敢任之以權是也然蕭曹絳灌其功勳太高位望太隆而更居柄要之地其不致變幸也而君臣之際常有猜忌之心武帝以後乃以大將軍錄尚書事則兼丞相大尉之權而勢力什倍之降至元成又以外戚充之終以成王莽之篡豈非權勢併

授之弊歟。光武蓋有見於此，故開國之臣，建勳於謀策，戰鬪閒者，天下已定，則舉束之高閣，崇其位，厚其祿，而不任以權柄，獨置尚書以典出納，如曰：「吏事叢脞，不足以累君輩，名優禮之，而實防之亂也。」向使光武柄用雲臺諸臣，饒令無韓彭蒯醢之禍，安保不有鄴絳下獄之患哉？則光武之收政於臺閣，不獨以防君柄之下移，亦所以保全人臣，其貽孫謀，可謂深矣。而非之者，以爲三公備員，朝無重臣，故致外戚宦官之專橫。夫光武不欲委政功臣，况月委之外戚也？尚書自有令，亦無事於宦官也。使東漢諸帝深考祖法，而謹守之，彼二患者奚從而生哉？唯其不謹守之，而

顧倣西京之弊習，使竇梁諸姓以將軍典省務，權勢竝隆，殆逼人主，而莫以制之，則不得不賴中官以圖之，而中官之權遂由此重，以至覆亾而不救，莫足怪者，然當是時，苟能移其所以親信中官者，以任尚書，則亦足以制外戚矣。何者？有權而無勢者，每憑人主爲重，在人主所嚮如何耳。張陵爲尚書，梁冀帶劍入省，陵叱出，敕虎賁羽林奪劍，劾奏冀，詣廷尉論罪，尚書之權足以制大將軍之勢也。如此，使桓帝因此遂誅冀，易如孤豚腐鼠，何待超璜輩哉？嗚呼，是光武之謀也。



操詐術也。或意蓋以爲曹氏所以能至此者，以挾天子，令其業垂成，而四方未服，乃驟見僭跡，則人心不悅，群雄得以籍口，非計之宜也。故當會議之際，公言撓之，使人謂己與操素所謀如此，以爲操文其姦，而所謂退讓之實者，則微言喻操也。夫昭等所勸者，天下之名也，而或所規者，天下之實也。九州而有其六，小大之政，莫不己出，九錫備物，於我何有哉？取僭踰之空名，而遺退讓之實利，操之不能全服天下，實出於此。是或之所惜而不能不言也。然則操何爲殺或，不察其意，而以爲撓己事乎？曰：非也。徒忌其才耳。操雖雄猜，豈不知或之助己，而忌之何哉？是猶盜必有

黨以濟事，事將濟而利有所分，則必忌之。黨之密者，被忌愈甚，吾深謀秘計，彼莫不知，而彼之所算，每出吾所不及。他日烏保其不圖我，圖人者，疑人圖己，其情然也。且操家本出官豎，故惡有門望者。楊氏、孔氏皆以此被除，况或先世台司，閱閱之隆，出楊、孔右。操之收用，不得下以令僕待之，而覺其勢之漸逼己也。其智過之，而其勢逼之，是或所以爲操殺也。而後之君子，不深究其情，或以爲蓋勉節，或以爲節過管仲，道似伯夷，噫！盜賊爲同類所斃，而得比於伯夷，吾不可以不辨。

計夷吾不取以不無  
以為前驅者於此以  
以為難於此而難之  
古之所謂國之難也  
本出官覺姑惡有聞  
外其高利其不國為  
實以微事專其而時  
實以微事專其而時  
實以微事專其而時  
實以微事專其而時  
實以微事專其而時  
實以微事專其而時  
實以微事專其而時  
實以微事專其而時  
實以微事專其而時  
實以微事專其而時

鄧艾鍾會論

姦雄之篡國不可徒然而濟也自建非常之功以大狀天下之心而取天下可忌可畏之人因事誅鋤之使人不能覺其際然後舉國內唯其所欲為今夫黠僕狡奴奪主家之產必先有所樹立又驅逐其同僚之難制者宣於鄰里曰某有某罪某有某姦聞者不察以為實然則過矣吾讀史至鄧艾鍾會之事未嘗不疑其跡也夫自古功臣謀反而誅者如韓信彭越之類不為少矣然功成而數年乃至於不免其心跡可推而知也今也艾會克敵降旗僅出而檻車在後版籍未閱而城門夜驚是其際必有故矣而史

官晉人也一切以反書之豈可遽信哉且使艾會有異謀則當其握兵出外之日將養寇以內向何以冒萬死踰絕險以犯不可必之敵哉艾之被誣史亦言之則不必辨可也至如會智畧絕人使其舉事亦必不如此之疎淺也余嘗考其時情參之我國事然後知此二子者皆陷司馬昭術中而不自知也我北條氏之竊源氏權也使其巨族大姓豪傑難制者自相攻討屠滅漸盡而後徐起而收之彼司馬氏亦如是而已前年戮王凌今年屠諸葛誕其可畏者猶有艾會故因擊蜀之事嫉會除艾又令亂兵殺會因誣以有異圖而人莫之或詰當時朝野蓋頗有窺其謀者

而憚司馬氏故不敢明言耳吾獨怪彼後世之讀史者莫察其姦也抑昭之將篡魏雖路人知之以艾會之智豈有不知而會又嘗參其密謀今竝受命擊寇是非助曹氏者也然而為昭所忌者何哉無他謂其智術之可畏而意望之難測也會之誣艾衛瓘與焉而會敗瓘免蓋同受昭意而瓘更受密旨先圖艾而後及會也然則司馬氏何故先使二子取蜀乎曰自建非常之功以大馱天下之心耳夫魏有功於漢而篡漢晉無功於魏而竊魏則恐天下之議已也獨顧魏未能取吳蜀魏之所不能取而我取之我之伐魏天下其誰曰不可而非二子莫可使者彼二子者乃

盡心竭力爭效鷹犬之用以成其篡奪之勢而繼之以死亦可哀矣曰王濬杜預取吳而全者如何曰其為人非如二子之可畏也且晉既篡魏其事濟矣復何有所忌於天下哉

王猛論

王猛臨終戒符堅晉正朔相承不可圖鮮卑西羌吾仇敵可漸除之符堅不聽大敗於淮淝而終死於垂葦之手世皆服猛言如著龜而惜堅之不聽賴子曰堅之不聽猛言有由來矣而猛所以言於堅適足以激其伐晉之意也慕容垂之降秦也猛勸堅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平四海奈何殺之以爲冠軍後猛伐燕請垂子自隨誑奔燕軍誣之以叛垂懼出走爲堅所留而止夫猛雖有長才而將畧遠不及垂垂之得寵猛之所不悅故百方傾之而堅不從堅委任於猛所言皆聽與猛異見者雖勳舊輒斬之而



至於爭垂事，則衰如充耳，是非知其相妬哉。吾觀堅拒猛之言，知猛之言不入堅心也。堅志在平四海，而猛曰晉不可圖，堅收攬英雄而猛曰鮮卑西羌可除，所謂宜除者宜莫如垂，堅聞猛言以為亦出於妬心，故不經意耳。是以伐晉之舉，符融再述猛言而竟不聽，誰知其所由不聽，有如此哉。且猛不詳言晉所以不可伐，而徒曰正朔相承，堅心必曰猛以吾氏種不如司馬氏歟，是猛言適觸堅所忌，豈不激其意而速其禍也。夫晉非不可伐，但不得伐之之術耳。夫圖數百歲不拔之國，而徒欲以聲勢覆壓之，一舉而不中，情見勢竭，百敗從起，不足怪已。堅之大舉，蓋八十萬

人矣，分爲八軍，以垂、萇諸將將之，更休迭出，或擣川荆，或擾江淮，使彼疲奔命，晉雖輯睦，八受十萬人寇，有不力屈乞降者乎。馭英雄如養猛獸，鷲鳥苟有以用其爪牙，而達其搏攫，則彼何暇內顧反噬哉。使堅得其術以伐晉，則雖垂輩之桀黠，將爭効其力，何必仇視而剪除之爲猛之策，不出於此，而徒爲愛憎之言，何足以動堅之心哉。

夫得天下與否何所決哉天下之心聚於我則我得天下散而之他則失之而已通徹則聚壅塞則散必然之勢也夫人主以一人馭天下其勢可謂危矣所恃者天下智勇之士莫不以功名富貴為心而皆欲因我以得之我使其鬱滯抑塞難於自通則天下誰注心於我者決其壅夷其塗使人人輒効謀展力於我以得其中所欲然後我可以安居其勢唐太宗即位之初首聽百官陳治道中外大悅又日引將卒習射於顯德殿群臣多諫皆不聽曰四海一家

唐太宗論

英雄之主必有術以攬天下之心者非常慮之所能測也夫得天下與否何所決哉天下之心聚於我則我得天下散而之他則失之而已通徹則聚壅塞則散必然之勢也夫人主以一人馭天下其勢可謂危矣所恃者天下智勇之士莫不以功名富貴為心而皆欲因我以得之我使其鬱滯抑塞難於自通則天下誰注心於我者決其壅夷其塗使人人輒効謀展力於我以得其中所欲然後我可以安居其勢唐太宗即位之初首聽百官陳治道中外大悅又日引將卒習射於顯德殿群臣多諫皆不聽曰四海一家

何於宿衛更加猜忌，由是人思自厲，悉爲精銳，論者美其求言而至於習射，則陋之，以爲以天子爲有司事，近卒伍於殿廷，舍教化而急於射，嗚呼！是未知太宗之意也。余以爲求言習射同一術耳，求言不獨補政，而習射不獨備戰，何以言之？太宗雖功伐蓋世，而李氏代隋，爲日猶淺，且已以藩王，一旦爭而獲位，文武士民，其心渙散，未必一也，是以設術以收攬之，夫百官夥矣，而人人得進言，其中亦必有下賤不可近者矣，而不敢阻絕之，何獨於士卒，怪其親近之哉？唯然，故天下之心，翕然聚於太宗，不難攀附此人，以成吾事，上下之情，流通貫徹，莫之或間，而太宗之天下

定矣。彼中外大悅，與人思自厲，其心一也，皆爲太宗所鼓舞，而不自知也。不然，太宗何以求言，而獨不聽此諫論者所言，乃常談耳，曷足與論英雄之術哉？吾嘗因是考之，凡治亂興衰所關，蓋在於此。衰世之君，每尊嚴自養，曰：吾人主也，不可親有司之事，其有司又各殊其途，文臣賤武事，不以經其意，而將帥士卒，結黨於外，無親上之心，仰瞻殿廷，如在天上，有畢生不識人主之面者，天下無事則已，苟有事，相率爲其所欲爲，莫肯來救我急，而天下爲他人之有，往往而然，卽以唐言之，天寶以降是已，使唐之子孫，皆能如太宗所爲，則何患府兵之廢缺，何患方鎮之跋扈，何

患左右神策軍之擅威福也。當時群臣不察於此，其所諫必曰：以萬乘近徒虜，何不自防？夫憲宗在深宮中，為閹豎所刃，而六軍諸衛莫敢誰何，豈非上下之心不交，禍乃至於此歟？然後知太宗之不自防，乃其所以大防也。

至德末，下詔徵天下兵，其時天下兵皆在，而太宗不察於此，其所諫必曰：以萬乘近徒虜，何不自防？夫憲宗在深宮中，為閹豎所刃，而六軍諸衛莫敢誰何，豈非上下之心不交，禍乃至於此歟？然後知太宗之不自防，乃其所以大防也。

裴度論

負天下之望者，任天下之責。有天下之權者，恤天下之患，不恤其患，不任其責，何取於權與望也？今夫人家僮僕各恪一役，可也。至於家宰，則一家之事，無所不恤。豪長者屬閭里之望者，闔鄉之責，自任不辭，勢宜然也。彼大臣者，宿與國共休戚者，其義豈異於此哉？唐裴度為憲宗所任用，以宰相兼武功，史稱其威名遠達四夷，以身係國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夫子儀之望重矣，而其中書令、特爵、秩耳，非有其權也。至於度，出握兵要，入執政柄，及老且衰，猶平章軍國重事，其在外能訴穆宗寵臣不便已者，黜之。

可謂有權矣、以敬宗之昏頑、猶知厚待之、不聽衆諫、而獨納其言、可謂有望矣、是其上下屬心、責萃一身、天下絲毫之患、且在其所可恤、而其所相天子、兩爲宦者所弒、而若不聽知、何哉、夫宦者之勢、蟠結歲久、非可驟圖、然顧圖之之人如何而已、劉從諫一疎、遠藩帥之無望者也、當中尉極盛之時、猶能抗表其罪、欲清君側、使其震懼自戢、天子倚以自強、况於度乎、憲宗英威在人、而宦者之勢未太盛也、一旦禍起肘腋、而賊之主名、中外共知、當是時、度權兼將相、天下猛將精兵、槩係其部屬、苟開其口、一呼可集、獮誅奴輩、爲先帝復仇、勢易於薰鼠、度何憚而不爲之、豈其

威能達四夷、而不能行於宮掖邪、至宦者重行弒逆、肆爲廢立、則罪惡貫盈、天下所切齒、而其勢未至、如甘露變後也、而度爲冢宰、率群臣見新天子、蓋王守澄引此以貼服衆心也、度又何必以此時大會百僚、窮治中官積罪、以度之威望、出以速斷、使如疾雷不及掩耳、亦可以不動聲色、而除唐室之大患、乃甘爲閹豎所賣、抗顏立位、居之不疑、弒天子則聽其弒之、立天子則聽其立之、彼以身係國輕重者、固如是邪、曰、度蓋蒞時也、時孰若此二者哉、此而不知乘、復將何蒞乎、且蒞時不至、何不去其位、不去其位、不任其責、數誤機會、優游不斷、與庸人無以異也、是知前者

所以能樹功成名特倚於憲宗之明決憲宗在焉雖無度足以濟事則度可謂盜名者矣吾見度之威望適足以資宦者而重其勢而已歷相四帝泛然中立其異於王祥馮道者幾希世蓋震於其名故莫之敢議耳且夫文宗非有志之主哉雖爲宦者所立常圖誅之以雪列帝之恥彼察其心曷嘗一日忘之而未得其輔纔得訓注輩猶且與謀至一敗而不振夫使人主獨憂其患於邑歎息至於天折而爲大臣者愬焉傍觀不爲一輸其心力是劉蕡所以發憤極言也夫以天下莫大之禍社稷宗廟安危之所係而恤之者出於布衣爲度者可以少愧矣及蕡下策物論囂

然諫官御史欲論奏之而執政抑之所謂執政非度也歟嗚呼度也不畏淮蔡淄青百萬強敵顧畏薰腐奴僕者果何故乎蕡策有言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痛社稷之危哀生民之困不忍姑息畏忌竊陛下命之寵夫蕡不忍竊一命之寵而裴度者忍竊宰相之權者也

善為天下者不用己之力以治人而用人之力以治人夫  
治人而必用己力己力已竭而人未治則已將屈而從人  
人之不治也益甚焉夫天下之強梗而難治者譬之蟠根  
錯節欲必斫而鋤之以致平夷雖有利器不容不鈍且缺  
折是以功成而費倍唐之於藩鎮是已唐自肅代河朔趙  
魏號為難制德宗初年銳意削平命將出兵期於必克而  
天下不堪其勞是以激成奉天之變一蹶不振而姑息之  
政甚於前代至於憲宗任用裴度養財鍊兵以經營兩河  
舉十六州之兵閱四歲之久纔能克一吳元濟而天下之

李德裕論

善為天下者不用己之力以治人而用人之力以治人夫  
治人而必用己力己力已竭而人未治則已將屈而從人  
人之不治也益甚焉夫天下之強梗而難治者譬之蟠根  
錯節欲必斫而鋤之以致平夷雖有利器不容不鈍且缺  
折是以功成而費倍唐之於藩鎮是已唐自肅代河朔趙  
魏號為難制德宗初年銳意削平命將出兵期於必克而  
天下不堪其勞是以激成奉天之變一蹶不振而姑息之  
政甚於前代至於憲宗任用裴度養財鍊兵以經營兩河  
舉十六州之兵閱四歲之久纔能克一吳元濟而天下之

力已屈矣、及幽鎮之叛、以烏重胤、李光顏之將材、用十五萬眾、而不能克萬餘之寇、雖由撫御失宜、抑亦用力太過、不可再舉之驗也。是以不能不撫納叛將、授以節鉞、情見形露、適足以損國威、而張寇勢。是豈非特知用己力、而不知用人力故也哉。李德裕蓋有見於此、故於澤潞之叛也、不肖復出唐軍、委之河朔三鎮攻之、發一介之使、齎數尺之紙、使強藩重鎮、爭奉頤指、終能成其功、而天下晏然、視彼裴度躬謁行陣、勞擾海內、而不能全其勝者、其於爲天下、孰巧孰拙、世謂德裕不及度、吾不信也。夫度之所克、淮蔡而已、淄青而已、至於德裕、不獨能平澤潞、又能服三鎮、

是併服四國也。蓋藩鎮之患、患在不奉唐令、一日奉令、是唐臣也、何必勞師費財、盡取其地、而後爲功哉。卽能成功、所得不償所失、安在其爲功也。秦之於六國、不必出兵、務離其交、而鬪之而已。唐都關中、俯制兩河、亦秦之勢也。而德裕所用、秦之策也。誘之以利害、禁之以形勢、奔走天下之姦雄豪傑、使其自相噬攫、以爲我効力、而我袖手徐觀、其成敗、成則我有其功、敗則彼受其弊、非熟天下之勢者、其誰能辨此。且夫天下之勢、各有其時也。創業者、不忍用力、而守成者否。譬如少壯之人、而獲疾、宜攻擊而去之、至衰老而有沈痼、攻之、徒損元氣、而無益於疾、善醫者、存疾



以攻疾，疾為元氣所使，而不能為害。彼德裕者，善於醫國者也。使武宗不夭，德裕得盡施其術，則唐室之疾不患不全去矣。而論者或以其樹朋黨，譏之。德裕引其所知才能，以益社稷而已，亦猶醫之於藥，各有所慣用，或喜烏附，或偏參苓，苟利於疾，斯可矣。何嫌私是藥哉？譏德裕是譏醫之私於藥者也。

其文而國之而已。歐陽開中術，而亦秦之學也。而

宋論

所以得天下，所以失天下也。天下之患，每基於創業之世。當其盛時，習而不察，及其偏重固滯，而乘以衰弛之會，則潰裂而不可救。自古英雄之君，與其謀臣策士，日夜計議，求所以制服當時，而擁護子孫，必有最大焉者。用能籠絡天下，歸之於一家，而後世之禍，每由此出。漢之大計，在抑將相之權，而漢之禍，起於大臣力微。唐之大計，在倚重鎮，壓服四外，而唐之亂，由於將帥勢強。論者以為禍患生於所忽，而不知其生於所不忽也。故興一代之利者，此計也。貽一代之害者，亦此計也。譬若人用藥防病，病微者用鉛粉。

文 二十二

病飲者用蠟殼非此莫以得快利而此人之死終由鉛粉蠟殼非鉛粉蠟殼之能死人也人用之偏耳宋藝祖之取周也以爲當時之可患在藩鎮難制於是謀所以弱之散之兵卒收之錢穀使之日朘月削而天下大權皆歸朝廷弱末以強本據重而馭輕所以能享二百年之安焉而聚天下之兵而養之以天下之財舍此無以爲務而將帥士卒弱不任用又令邊兵與禁衛往來更番其勞且費也如歲出數十百萬之軍者公私物力爲之耗屈紛紛制度支吾不給故以天下之大常爲蕞爾外夷所窺伺敢爲不遜歲徵粟帛受其侵犯莫之或拒是故宋之禍非起徽欽高

孝之世皆出藝祖樹計之日也然則藝祖之計非乎曰微藝祖之計宋何以得天下邪唯宋知其所以得不見所以失也苟見所以失則救之於全盛之日豈爲無術歟夫祖宗之至計子孫守之不變可矣然何不思爲此計者將以防此患患去而計存計有不勝其弊者及時救之稍爲變通要不失祖宗之意乃可以全此計也嗚呼宋已不及救之後之爲宋者已爲宋而得勿爲宋而失哉



舊故直行胸臆，奮不自顧，亦其所也。昔蜀人尤法孝直之專橫，諸葛亮謂其翼先主，規取益州，宜使得少行其志。夫孝直爲先主取斗大之州，猶得以功償罪，取天下而授之，藝祖之手，定七姓爭奪之國，以開趙家三百年之業者，誰功乎？因區區之謗，收其權柄，而抑遠之，非藝祖負普而何也？使普終居相位，則太宗未必能取天下也，何則？傳天下於太宗，非普意也。盧多遜之言，亦其證已，是以自書杜后詔，而付官人藏之，不欲傳播中外。雖太宗未開櫃以前，未嘗知有此也。他日欲傳位於弟，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可再誤？則普知其誤久矣，故傳天下於太宗，非其意也。如德

昭德芳之死，皆係普退居之日，豈其所與知也？太宗自畏弟姪逼已，以漸翦之，獨廷美在，無可除之釁，顧以普元勳，召復其位，然後治廷美，使天下謂普主此獄，已得所欲，乃逐去之。普之復相，不滿三年，是太宗用普以行其志，非普佞太宗也。及其晚年，雖得復入，徒存體貌，畏怯顧懼，非復前日之趙普。普之事太宗，與其事太祖，大異如此，所謂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則普之心，可以見焉。普豈負太祖哉。

南宋之亡何所由哉由高孝之務和不務戰乎汪黃之沮  
李綱乎秦檜之殺岳飛乎是皆非也張浚為之也浚有平  
苗劉之功稱為賢臣高孝亦倚以為將相主戰不主和者  
也而三大戰皆敗曰富平也淮西也符離也此三戰者皆  
關南北興廢之機而浚身總督軍務輒致敗績使金人得  
勢則二帝之喜和惡戰豈獨其怯懦哉亦懲於浚也然則  
壞宋之國論者非浚而誰乎然勝敗兵家常事未可以此  
嗤之也而所以致此敗者何乎浚措置失當不堪其任也  
已不堪其任而又不用堪其任者富平之敗以不用曲端

張浚論

南宋之亡何所由哉由高孝之務和不務戰乎汪黃之沮  
李綱乎秦檜之殺岳飛乎是皆非也張浚為之也浚有平  
苗劉之功稱為賢臣高孝亦倚以為將相主戰不主和者  
也而三大戰皆敗曰富平也淮西也符離也此三戰者皆  
關南北興廢之機而浚身總督軍務輒致敗績使金人得  
勢則二帝之喜和惡戰豈獨其怯懦哉亦懲於浚也然則  
壞宋之國論者非浚而誰乎然勝敗兵家常事未可以此  
嗤之也而所以致此敗者何乎浚措置失當不堪其任也  
已不堪其任而又不用堪其任者富平之敗以不用曲端

淮西之敗以不用岳飛而符離之敗則以自用唯其自用是以不用人不啻不用乃擠之甚則殺之無他其才之不足而忌人之有餘也當此時將才莫若岳飛而相才莫若李綱方高宗卽位知綱可用委國聽焉而汪黃沮之帝未爲所搖也浚以諫官劾其募兵買馬之非高宗始惑而罷綱然未遠斥也而浚攻之不已夫綱之才至布衣之士無知之軍民以死爭其進退浚寧不知而必求其瑕疵譁而逐之豈爲汪黃所啖乎抑已規望大用而忌綱出其上也其後旋復薦綱以帥江西當賊虜之衝而不肯分兵與之其意豈可測哉觀其怒岳飛致使盡忠報國之人引病歸

山其忌刻可知也且夫殺飛者秦檜也然高宗初斥檜至榜罪朝堂示不復用而浚薦之再起遂至專朝權則曰浚助檜殺飛可也然則浚何以薦檜曰忌呂頤浩趙鼎之軋已而借檜以排之也噫頤浩鼎不必足惜也如綱與飛以身係國之存亡者而浚則擠之故曰南宋之亡張浚爲之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江廣元論

抱濟天下之才，而不<sub>上</sub>之用，是士之所謂不幸也。雖然，用而不得其當，不如不用之為幸也。夫吾才不可自用矣，則必求天下有力之人，借其力以濟天下，是之謂用人以成吾事。夫苟用人以成吾事，而不暇擇其人之善惡，遇善人可也，或遇惡人，勢不可中止，則其所成，無往不惡。惡之大小，隨才之高下，才下則其惡小，才高則其惡大，以蓋世之才，濟滔天之惡，不為天下之戮者，幾希。吾於大江廣元乎見之，保平以還，天下大亂，廣元為源，賴朝所收，進其計畫，以致平定，世以為賴朝之用廣元，吾以為廣元之用賴朝也。

承久之變、北條泰時由廣元之策、以靖其難、亦廣元之用泰時也、夫賴朝之起事、不過欲撫父祖之舊、據有一方、而其下皆粗猛椎朴、知効力戰鬪而已、及廣元持大計、往而教之、始說而從之、北條氏遇京師檄至、欲退守八州、非廣元決策、天下之亂、何所底止、非廣元用此輩而何乎、蓋廣元之才、足以濟天下、而不爲朝廷所知也、則不得不借關東之力以展之、夫苟借其力、以濟天下、吾事成矣、彼源氏、北條氏、一起一仆、於吾何有哉、是以賴家失行、而不肯諫、實朝陷禍、而不肯救、時政義時之謀篡竊、而不肯齟齬、泛然中立、自免於禍、世不原其志所在、而咎其不忠、過矣、吾

獨惜其所用以展其才者、非其人也、廣元獨非王朝世臣乎、莫己知則斯己、急於借人之力、而不知其助盜賊也、微廣元、則賴朝亦一桀黠將帥而止耳、何至坐攘王權如此哉、承久之變、流竄帝王、敢行大逆、亦非泰時輩所能辨、待廣元附會故例、處分裁決、然後奉而行之爾、夫業已用是人、以成吾事、是人之敗、敗將及己、故不能不竭力扶之、是勢之必至、無足怪者、而其罪遠出源氏北條氏之上、廣元初念、或不及於此、豈不可惜也、且吾又有爲廣元惜焉者、夫管仲用小白、使之扶周王、猛用苻堅、使之無侵晉、廣元之才、足以用賴朝泰時矣、則所以駕馭箝制之、使不能肆





致也、何以言之、夫頑愚之人、不能爲姦惡、能爲姦惡者、必巧智者也、巧智者、其性情之感、必過於常人、今夫儉一錢於人、以一事欺人、其心必有不慊者、况君臣世契、恩義所結、不啻如手足心膂、一有所負、能愬然於懷者、鮮矣、今北條氏使其三世襲恩之君、骨肉自相剪屠、而奪其國於冥冥之中、不唯此也、其營私除害之至、終至幽萬乘之主於窮海之陬、當其無計不中、動投其志、蓋亦撫掌自喜矣、而及事過物移、身老氣衰、靜而念之、平昔豈無爲怵惕、焉於俯俯之間者哉、而方寸之內、結轆而不能釋然也、則思所以排遣之、於是乎聞彼無方無碍、與世相遺之說、爽然

有以自解、曰、世之所謂君臣父子者、本出空假而不足言、木石灰燼之相合、於我何有哉、吁、是其九世所以相授受、以爲衣鉢之傳者也、其傳施及於室町氏而不絕、彼天龍之建、起於尊氏之異夢、而五刹之隆、終出於建、長圓覺之右、室町之僭竊、什倍鎌倉、蓋有所由焉、安知結跏趺坐、不爲奪國篡家之捷徑也、香火喝棒、不爲弑父弑君之利刃也、吾故論發之、以警世之喜異端而不察其害者、

山陽遺稿卷之二

畢



山陽遺稿卷之二  
 畢  
 山陽先生遺稿卷之二  
 畢

